

# 绝品

谈歌<sup>1</sup>

## 作品导读

谈歌善于借人物命运和人物语言，展示人间正气，从道德层面上开掘真善美的审美追求，在情感上和理念上都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和冲击。《绝品》正是这样的作品。

《绝品》中的常先生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正义，这正是革命党人身上所特有的舍生取义精神。刘三爷答应过常先生，会悉心藏古画，哪怕家境败落也不变卖，这是古代文人身上所固有的一诺千金品质。王商人本来可以不把画退给三爷，却被刘三爷和常先生二人肝胆相照的感情所打动，还不忘叮嘱三爷悉心收藏这幅古画，他身上折射的是舍利取义的精神。刘三爷对朋友的一诺千金、常先生对民族的舍生取义、王商人的不忘祖训，使他们成为屹立于天地间的一个大写的“人”，这才是我们中国的脊梁，是真正的绝品。学习本文时，能从人物的行为方式、精神境界等层面，分析绝品的真正内涵。

民国初年。保定城南有一家装裱店。店主姓常。三十几岁，穿长袍，很斯文，人叫他常先生。

常先生没有雇佣伙计，自己装裱字画，手艺很神，一些模样落魄的旧字画到了他的手里，一经装裱，便神气崭新。

常先生是外埠人。几年前到了保定，开了这店，常先生无有家室，常常一个人到保定望湖楼来饮酒。常先生善饮，久之便与刘三爷相熟了。

刘三爷是保定富户，三代经营绸缎，颇有些家财。闲来也做些收藏生意。

三爷是望湖楼的常客，保定的酒楼茶肆是富商们谈生意的地处。三爷来望湖楼是奔生意而来。三爷不饮酒，上楼只喊一壶茶。有时没有生意，三爷便与常先生闲聊神侃。常先生学问大，善谈。三爷考过秀才，饱学。两人渐渐淡得入港，由此熟了。三爷就常常到常先生店里购些字画收藏。常先生也偶尔推荐一些字画给三爷。王爷爽快，凡是常先生推荐，一概买下，且从不斩价。三爷的娘子马氏放心不下，瞒着三爷，让下人拿着字画到京城找行家鉴定。皆货真价实。如此几回，马氏也就不再疑。三爷后来知道，就讥笑：“妇人之见。”

那天，三爷又与常先生在酒楼闲侃，侃了一会儿，三爷就问：“我真是不懂，今天冒失地问一句，先生目力老到，辨得真伪优劣，如何不做些收藏生意？”

常先生呷一口酒，笑道：“凡事依性情而定。三爷是聚财的性子，我是散财的脾气，好东西到了我手里，只怕是日后嘴馋挨不住，要换了酒吃的。”说完，就笑。

三爷也笑了。

常先生左右看看，凑近三爷。低了声音道：“我手上现有一张古画，主顾要大价钱。我劝三爷吃进，三爷可否有意？”

三爷笑道：“先生替我看中，买进便是。但不知那边开价多少？”

常先生道：“三千大洋。”

“三千？”三爷倒吸一口气，就有些口软。

---

<sup>1</sup>谈歌（1954— ），原名谭同占，河北保定人，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。

常先生笑道：“我仔细看过，此画实为无价之宝。唐代珍品。委实是主顾急着用钱，才忍痛抛出。三爷不可错过机会。”

三爷点点头：“既然先生已经认定，我明日凑足银子就是。”

常先生又道：“三爷若收下此画，万不可示人。若是有人开价，出多少也是不能卖的啊。”

三爷看常先生一脸郑重，点头说记下了。

三爷回家告诉了马氏，让马氏去凑足大洋。

马氏听得呆了：“什么宝贝？值这么多？”

三爷道：“常先生看中，断不会错的。你莫要再多言了。”

第二天，常先生携一布包，来到三爷家中。三爷屏去下人，又关门闭窗，常先生才打开布包，里边又是布包，如此四五层，最后取出一幅画来。打开，那纸已泛深黄。但托裱一新。

三爷埋头看画，却看不出名堂。抬头淡然一笑：“刘某眼拙，还望常先生指点。”

常先生笑了笑，就把画卷好，重新包裹严密，双手交与三爷，郑重说一句：“三爷啊，关于此画。我不再多说，此画价值连城，悉心藏之啊。”

三爷也庄重接下：“刘某记下了。”就喊进马氏，取来三千大洋的银票，交与常先生。常先生就告辞。

第二天，三爷刚刚起床，下人来告，说常先生的店铺被官府抄了，已查封，常先生也不在店里。

三爷惊了脸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常先生从此失踪，保定街上便传常先生原是江洋大盗，犯了重案，改名换姓，来保定藏身。三爷听过，无动于衷。

又过了些日子，马氏终是放心不下那幅画，差下人到京城请来一位古董行家家，鉴定那幅画。

那行家认真看过，一阵无语之后，长叹一声：“此画不假，可惜是揭品，便不值几文了。”

三爷一怔，忙问何为揭品。

行家道：“所谓揭品，即一张画分两层揭开。这非是一般做假者能所为之。此画更为厉害的，是将一张画揭为两张，且不露一点痕迹。这张是下边的一层，不值钱的。但此画揭得平展，无痕，均称，也算得上世上罕见的装裱高手所为了。”

三爷听得发呆，许久，点头称是，就送走了古董行家。

马氏忍不住心疼地骂起来：“姓常的黑心，坑了咱三千大洋啊。”

三爷登时沉下脸：“不可胡说，我与常先生非一日之交，他坦荡爽直，怎么会哄骗我。千虑一失，或许常先生走了眼。即使常先生知此内情，也或许另有难言之隐。不可怪他。”

马氏就不敢再说。

这年冬天，常先生竟又回到保定。夜半敲动三爷家的门。三爷的下人急忙来报。

三爷大喜过望，披衣起床，忙不迭喊下人摆下酒席。

二人相对坐下，刚刚要举杯，马氏进来，讥笑道：“常先生果真走了眼力，卖与我家老爷一张好画？”

常先生一愣，旋即大笑起来。

三爷怒瞪了马氏一眼，也笑：“不提不提，吃酒吃酒。”

先生喝了一会儿酒，叹道：“我与三爷相交多年，甚是投缘。或许就今夜一别，再不能

相见了。”

三爷道：“常先生何出此言？我观先生举止不凡，将来或许能成大事啊。”

常先生哈哈笑了：“多谢三爷夸奖。”就大杯痛饮，十分豪气。

喝罢酒，天已微明。常先生就告辞。

三爷依依不舍：“常先生何日再回保定？”

常先生慨然一叹：“三爷啊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啊。”说罢，重重地看了三爷一眼，拱拱手，大步出门去了。并不回头。

三爷急急地送出门去，在晨雾中怔怔地呆了半晌。

再一年，三爷店铺中的伙计到京城办货，回来后战战兢兢地告诉三爷，说亲眼见常先生在京城被砍了头，罪名是革命党。临行前常先生哈哈大笑，面色如常。

三爷听得浑身一颤，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，泪就匆匆地淌下来，直打湿了衣襟。

马氏听了，一声冷笑：“真是报应，那次被他坑去了三千大洋。”

三爷爆喝一声，直如猛虎一般。

马氏一哆嗦，不敢再说，悄悄退下去了。

入夜，三爷独自关在房中，把所有常先生帮他买下的字画，其二十余幅，挂在房中，呆呆地看。看久了，就含了泪，叹一声。直看到天光大亮，才一一摘下，悉心收起。

又过了几年，战祸迭起。三爷的生意便不再好做。后来军阀在保定开战，一场大火，三爷的店铺皆烧尽。祸不单行，又一年，三爷又让土匪绑了票，索去许多财物，一个大大的家业就败落下来。三爷也就病倒在了床上。

这一年冬天，保定来了一个姓王的商人，收购古董字画。马氏就瞒着三爷，把三爷的收藏拿去卖了。下人偷偷地告诉了三爷，三爷大怒，让下人喊来马氏。

三爷黑下脸怒问：“你怎么敢去卖常先生帮我买进的字画？”

马氏便落泪哀告：“家中已经败落到这步田地，我拿去换些钱，也好度日啊。”

三爷看看马氏，许久，长叹一声，无力地摆摆手：“你也不易，我不再多说了。”就让马氏取来卖字画的钱，颤颤地下了床，拄一根拐杖，顶着细细的雪花，到客栈去寻那姓王的商人。

王商人听了三爷的来意，皱眉道：“已成交，怎好反悔？”

三爷摇头叹道：“好羞惭人了。先生有所不知，这些字画，都是一位朋友帮我买进，说好不卖的。”就把常先生的事情细细说了一遍。

王商人听得呆了，愣愣地点点头，就把字画退给了三爷。

三爷谢过，把钱退了，让下人提着一捆字画告辞。

王商人送到客栈门前，忍不住叮嘱一句：“刘先生，这些字画大多是国宝，还望您悉心收好才是啊。”

三爷一怔，回转身笑问：“敢问其中一幅唐代珍品，不知真伪如何？先生慧眼，请指教一二。”

王商人笑道：“那幅画为宝中之宝，实为揭裱后倒装置了。”

三爷忙问：“何为倒装置？”

王商人道：“所谓倒装置，即把原画揭为三层，后倒装裱。我猜想装裱者担心此画被人

夺走，才苦心所为。此画装裱实为绝技，天下一流。论其装裱，更是绝品。古人云，画赖装池以传。果然是了。”

三爷听得迷了，就问：“先生可能复原？”

王商人摇头叹息：“若复原，怕是要有绝代高手才行。我家三代做收藏生意，父辈只说过有倒揭两层者的绝技，不曾想还有倒揭三层者的。今日算是开了眼界。”

三爷点点头，又问一句：“王先生做收藏生意，不知收藏可卖？”

王商人正色道：“不敢。祖上有训，饿死不卖收藏。”

三爷微微笑了，赞叹一句：“好；”就让下人把那捆字画交与王商人：“这捆画，我送与先生了。”

王商人愣住：“刘先生此为何意？”

三爷郑重地再说一句：“我送与先生收藏。”

“如何使得？使，使，使不得啊。”王商人惊了脸，口吃起来。

三爷叹道：“我自知不久人世，已无意收藏。这些都是国宝，我恐家人不屑。送与先生收藏，我终于算是对得住常先生了。”就唱一个诺，转身走了。

门外已经是满天大雪。

王商人迫出门来，呆呆地看刘三爷由下人搀扶着一路去子。

雪，哑哑地落着。

四野一时无声。